

才女林徽因與空軍的軼事

· 宋孝先 ·

提到一代才女林徽因，大家都會想到她與才子徐志摩的一段浪漫情事，只是可惜最後林徽因並沒有答應徐志摩的追求，卻下嫁梁啟超的公子，也就是一代建築師梁思成。在民國初年梁思成的聲望和才氣是無法與徐志摩相比擬的，所以梁思成在受寵若驚之餘，鼓起勇氣問他的新婚娘子林徽因，說：「妳為何沒有答應徐志摩的追求而選擇嫁給了我？」林徽因的回答真是經典極了，她說：「這個答案我怕是要用一輩子的時間來回答你。」這個充滿智慧、才情和美麗的女人，難怪讓眾多男性為她神魂顛倒（追求者除了梁思成外還有徐志摩和金岳霖等）。

話說梁思成和林徽因婚後育有兩子，本居住於北京的他們，卻因日本在蘆溝橋起了戰端，拉開了八年的侵華戰爭，林徽因一家人於一九三七年的九月也開始了逃亡生涯。他們逃亡的第一站來到了長沙，由於戰禍綿延，他們依然在日本空軍不斷的轟炸之下生活，之後不得已開始往大後方雲南昆明撤退，到了湖南鄰近貴州的一個小城晃縣，因為所有向前走的大汽車都已被軍隊征用（以遷走空軍學校學員和機器），一般乘客只能無限期地在那裏等候，包括梁家遷徙的旅程也因而受到影響，不得不暫停下來。

在這個關鍵時刻，徽因病倒了，她罹患很嚴重的支氣管炎，並迅速發展為肺炎。城裏的小旅館骯髒又擠滿了難民，思成毫無辦法，他懷著極大的焦慮走在黑暗而又泥濘的街上。

走著，走著！忽然聽見附近的一家小旅館裏傳出有人拉提琴的悅耳聲音，他心裡想：「這演奏者一定是來自北京或上海」，所以他便走上前去敲了敲門。在裏面他遇上了空軍學院的八位學員，他們都是在等車到昆明去。他把他有重病的家人卻沒處可待的嚴重問題告訴了他們，這批年輕的空軍學員們很熱情的歡迎他們，同時騰出地方讓給了他們一家人。

奇蹟還不止此，在大约一百個也被留滞在這個小村裏等車的外來者當中，有一位女醫生，她曾在日本的一所美國教會醫院受過訓練，又曾研究過中草藥。她給徽因吃了一些根據西醫理論處方且當地能買到的中藥。就這樣梁氏夫婦在那個用薄板隔開的小旅館裏，同那些可愛的年輕廣東飛行學員一起住了兩個星期，梁氏夫婦在那裏也開始了和八位空軍學員間的親密友誼，後來在學員們到昆明進行最後訓練期間和作為飛行員的戰時勤務中，他們和梁氏夫婦一直保持著連繫。這些年輕的飛行員，他們的父母都在淪陷區，因此他們把梁家當成自己的家，而梁氏夫婦也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小弟弟一樣熱愛著。

那些在晃縣和梁家做朋友的學員們，沒多久就從設在昆明的空軍學院結業，他們邀請梁氏夫婦作為他們的家長出席結業典禮。典禮之後，就有頻繁的空襲警報，最後有一次規模較大的為二十三架菲亞特式轟炸機分兩批來襲，轟炸空軍學院，炸毀了停在地面的飛機。這是新畢業的空軍學員頭一次和敵人遭遇，其中一

名高中尉，擊落乙架敵機，追趕其餘的敵機直到廣西邊境，但打贏的顯然還是日本人。

過了些日子高中尉駕駛一架油量表壞了的飛機，同時因故迫降在外場，直到第三天早上，他才坐慢車回來。在他失蹤的那兩個晚上，梁氏夫婦一直擔心他的安危，以至於都沒有睡好，後來看到他平安回來，只是下顎受了些輕傷，在全城都還不太清楚有關高中尉戰鬥及其結果時，他們就得到了第一手消息，真是讓梁氏夫婦高興極了。

「這八位年輕戰士都很勇敢，對於我們國家和抗日戰爭充滿了直率的信心。他們都有一副可羨慕的好身體，他們受的訓練就是要無條件地貢獻他們的技術，必要時甚至是貢獻出他們的生命。他們都是非常沈默寡言的孩子，每一個都是如此。他們以一種很天真孩子氣的方式依戀著我們，我們中間已產生了巨大的愛。他們到我家來或寫信給我們，就像一家人一樣。好幾個都上了戰場，有些則留在昆明，保護著我們的生活。其中有一個拉得一手好提琴，是一個最讓人憐愛的，現在已經訂婚了。別問我如果他結了婚又出了什麼事，他的女朋友將怎麼辦？我們就是回答不了這類問題。」這是林徽因在告訴她的朋友時，做了這樣的敘述。

往後幾年，這些飛行員一個個都在與日本鬼子的戰鬥中犧牲了。他們的遺物也都被送到梁家。到對日戰爭結束的時候，八個人沒有一個還活著，讓梁氏夫婦感到非常傷心和沮喪。

其實林徽因有個同父異母的弟弟，也是空軍的飛行員，名字叫做林恒。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四日，她的弟弟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戰中犧牲了。當時徽因的身體也陷在一個很深的病痛，儘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對了這一悲慘

的消息。

林徽因有一段文字記錄，是這樣子的描述他的弟弟：「我的小小弟弟，他是一個出色的飛行員，在一次空戰中，在擊落一架日寇飛機以後，可憐的孩子，自己也被擊中頭部而墜落犧牲了。」

他們家的摯友金岳霖，也有一段對林恒的回憶，他是這樣寫的：「從開戰以來，他就隨學校從一個地方遷到另一個地方。他一九三九年夏天到了昆明，一九四〇年春天即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在同班一百多學員中名列第二。在短短的幾年中，他已成為一個老練的飛行員，一個空軍駕駛員。他獲得了他自己選擇的專業，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是死得其所。」

徽因對弟弟的悼念和她為其他八個在患難中結識的「兄弟」（在晃縣認識的年輕學員）陣亡的傷痛結合在一起。

三年後，她寫了一首詩：

哭三弟恒

——三十年（一九四一）空戰陣亡

弟弟，我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
來哀悼你的死；

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

簡單的，你給了。

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

這沈默的光榮是你。

假使在這不可避免的真實上

多給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難為你的勇敢，

機械的落伍，你的機會太慘！

三年了，你陣亡在成都上空，
這三年的時間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說來，你別悲傷，

因為多半不是我們老國，

而是他人在時代中輾動，

我們靈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們已有了盟友、物資同軍火，

正是你所曾希望過。

我記得，記得我當時怎樣同你

討論又討論，點算又點算，

每一天你是那樣耐性的等著，

每天卻空的過去，慢慢像駱駝！

現在驅逐機已非當日你最想望

駕駛的「老鷹式七五」那樣——

那樣笨，那樣慢，啊，弟弟不要傷心，

你已做到你們所能做的，

別說是誰誤了你，是時代無法衡量，

中國還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這許多不美麗言語，

算是詩來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嚨多啞，

你永不會回來了，我知道，

青年的熱血做了科學的代替；

中國的悲愴永沈在我的心底。

啊！你別難過，難過了，我給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樣想過了幾回：

我已給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樣，獻出你們的生命；

已有的年輕一切；將來還有的機會，

可能的情愛，家庭，兒女，及那所有

生的權利，喜悅；及生的糾紛！

你們給的真多，都爲了誰？你相信

今後中國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頭，比自己更緊；那不朽

中國的歷史，還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後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為何我還爲著你哭？

只因你是個孩子，卻沒有留什麼給自己，

小時我盼著你的幸福，戰時你的安全，

今天你沒有兒女牽掛需要撫恤同安慰，

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爲了誰！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於李莊

根據史料，對日八年抗戰中，我損失四千多名空軍飛行精英，包含了上述九員年輕的生命，他們都在抵禦日寇，不惜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把碧血灑向藍天，也要保衛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他們冒險犯難、勇於犧牲的精神，已樹立了空軍忠勇的典範。踵武前賢，國軍自一九四九年轉進臺灣以來，已有一千多個空軍忠烈將士的墓碑，伴著青山綠水默默的躺在碧潭之畔，他們也都是前仆後繼的不惜犧牲，將自己寶貴生命用來捍衛臺灣領空的勇士，他們的英勇的事跡沒有被忘掉，將永遠爲後人所緬懷景仰。這絕對出乎林徽因所說：「萬



空軍烈士公墓

千國人像
已忘掉，
你死是爲
了誰！」
的意料。